

马  
丁  
著

**365**

个  
碎  
片

线装书局

马  
丁  
著

**365**

个  
碎  
片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365 个碎片 / 马丁著. —北京:线装书局,2012. 9

ISBN 978 - 7 - 5120 - 0662 - 1

I. ①3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33282 号

## 365 个碎片

---

著 者:马 丁

责任编辑:杜 语 孙嘉镇

排版设计:秋 水

出版发行:线装书局

地 址: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(100009)

电 话:010 - 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:www. xzhbc. com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13 5

字 数:243 千字

版 次: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3000 册

---

定 价:39.00 元

## 马丁的碎片（序一）

唐 欣

随着电子时代到来，文化的生产方式有了巨大改变。由网上即时交流发展起来的在线写作，就是其中的一种。有多少人在家里、网吧、办公室，甚至火车上、飞机上兴冲冲地大写特写呀。昆德拉曾经感慨，如今人人都有满腹的话要说，人人都是作家（他的潜台词是，那作品和作家不就贬值了嘛。的确呀，果真如此，根据我们对人性的有限了解，那泛滥的就不是洪水，而是垃圾和口水了）。因为许多炮制文字的人，真的有什么别说是有趣的，哪怕只是稍特别的意思么？退一万步讲，即或有，它能够把它不走样地表达出来，而不是代之以陈词滥调的一堆套话么（事实是，很多貌似“先锋”、戴金丝眼镜、用最新款电子设备的白领，并未摆脱庄稼汉闰土、女仆祥林嫂的言说困境）？

凡事总有例外，像人类的许多事务一样，“一边是荒淫与无耻，一边则是庄严的工作”（最近的一次《大学语文》全国会议上，主讲人竟把鲁迅引用的爱伦堡的这句名言误弄成爱伦坡的！这也成了时下“大学语文”的最好注脚），比方说，诗人马丁终于拿出了他的作品（一部分，他博客里作品甚多，我印象里他们兄弟的博客都排在搜狐作家博客的前列）：《365个碎片》（据他自己交代，全部来自网络，来自他在网上聊天闲谈的记录，稍加修整，略作删减即成。令人吃惊也令人赞叹，如此高水平和高质量的谈话，他的对话伙伴真有福气啊）。恐怕再有想象力的人士

也想象不出，在通常的打情骂俏、鸡毛、泡沫、有一搭没一搭的废话之余，汉语的碎片还会闪耀出这样耀眼的光辉。

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生活的完整性不存在了，推而广之，文化的完整性也不复存在了。用巴塞尔姆的话说，它们炸成了碎片（可参阅一厚沓西方著作）。马丁是用碎片在呼应和回复这个时代吗（惠特曼也是这么认识联邦美国的），不得而知。而我们该怎样定义马丁的碎片呢，也还真有点儿困难。借用他评价拉罗什富科的说法，我认为，这也是“钻石的碎片。发出突然的、明亮的、无法预料光芒的碎片”。碎片与碎片不同，如果你拿出的不是零星的几个，而是一捧，一册，那碎片的收藏者、创造者庶几也是拥有野心和抱负之人了（此人是把写作视为“名山事业”的，与鲁迅等众大师相仿，他保存着所有的书信，以后编全集方便了）。莫非他想编织或者重组世界的整体性？这当然是不可能的，但也正是这种不可能，令我们肃然起敬。

我要自豪地说，我可以算是少数了解这位诗人的人之一（叶芝的诗句：“我的光荣就是我有这样的朋友”）。我曾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这位天才的发展轨迹。大学时代我碰巧住他下铺，那他就无可选择地成了“住在我上铺的兄弟”（啊，一晃都快30年的交情了，隔着几环，见面不易，每周不通电话聊聊，还真不太安心呢）。我们一起写诗（他是诗社秘书长，把日常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编辑刊物也颇有一套。现在我偶尔还能看到他打开带拉链的地图册，寻找北平最佳路线的专业神情，他不当野战军参谋长可惜了），我目击和见证了九叶派老诗人唐祈先生命名他的现法律用名“马丁”的经过，1985年秋天的某个拂晓，在青海天峻草原，我们俩差点被狼吃掉。我也认识了他的两位兄长，一个写诗一个不写，但都是天生的诗人风度，都喜欢用激情澎湃的、书面化的、犹如铿锵有力的莎士比亚台词般的语气说话（似乎是家族

遗传，好像他们下一代也出现了作家苗子)。也许是有个精神上的云间可以遨游，他的情绪上升得很快。记得有一次为了捍卫自己的安静，他曾持刀闯入深夜的学生宿舍，并被小报记者描述为“副教授校园舞菜刀”，好像他改行当了杂技演员一样。二十年后，在某高校讲座，我朗诵马丁大二时的名作《常家河小街和马拉的车》、《致我未来的女人》、《山村》等篇章（既有点非非也有点聂鲁达），仍然使在场的大学生们赞叹不已，令我也是感慨唏嘘。是由于太过骄傲，还是嫌费事麻烦，反正他很早就放弃了争取在纸媒体露脸的机会，不投稿了，老子不跟你们玩了。一个才华横溢的大诗人几乎鲜为人知，而剩下满世界（其实也就是那个正在萎缩的诗坛子）活蹦乱跳的小家伙们让人腻味（我以为损失的主要是读者和汉语，他本人倒还在其次）。现在好了，有了网络，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，随自己高兴地、放松地，关键是自由地写作了，而读者也有幸分享这些隐秘的劳动，这些语言学上的小小奇迹。

这本碎片集，将来的研究者和图书管理员可能会遇到分类学上的困惑，这是类似帕斯卡和尼采的随想录吗？有点像，但要松快和润泽一些；这是鲁迅或别的专栏撰稿人的杂文和时评吗？也有点像，但要更随便些也随意些；最不靠谱的，这难道是诗吗？我想说，对了，没错，这正是这个时代的诗歌。归根结底，凡是诗人写的、无法归类的文体皆属诗歌！它是那样出乎意料又文采飞扬，那样暧昧又那样鲜明，那样透辟又那样好玩，那样亲切又那样遥远，它不是诗歌又是什么呢。人随岁月成长，当年的纯情马丁、愤怒马丁、忧伤马丁已经逐渐变成了和平马丁、犀利马丁和智慧马丁，他从容地、综合地处理并应对各种挑战和麻烦，世界向他涌去，他还世界以文字，来的都是客，他一律以碎片对付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叙事、抒情、议论，无所不有；回

忆、冥思、调笑，无所不包。大有“谈笑间，墙橹灰飞烟灭”的首脑风范和气度（尽管我算是比较了解他了，但我还是猜不透下一句会是什么，估计他自己也不知道，这就是创造的乐趣和奥秘）。可见问题的关键是谁来写，境界到了，怎么弄怎么有。你让王羲之拿起毛笔、让齐白石拿起画笔，让李斯特弹起钢琴，他想坏也坏不了啊。阅读这一个个碎片，反正我是深受启发、深感教益，也得到了久违的文字上的愉快和享受。

他曾是一位外国文学课的老师（喜欢引用古希腊和古罗马），他有令人艳羡的、堪称巨大的艺术片影碟收藏，长期跟画家朋友厮混，他练就了艺术史家的批评眼光（有一次在美术馆看完画，我们两个老家伙居然爬上了景山，俯瞰紫禁城的黄色琉璃瓦，在冬日暗淡的阳光中，马丁喝光了一听啤酒），他对时事、尤其是国际事务持续的浓厚兴趣和关注，对世道人心的洞察和透视（按说他也没念过心理学，但这是那种“通人”，一到岁数，啥都懂了），以及近乎专业的评点能力，我是佩服得紧。更不要说他自己的本职——高教研究了（得地利之便，他正好位于中国教育的坎布里奇——海淀区嘛），有一回我请他作为外来和尚到我们学院念经，好个马丁，在会议室摘掉棒球帽，露出闪闪发亮的脑袋，然后给他的笔记本电脑插上电，不紧不慢地侃侃而谈，从哈佛、耶鲁一直扯到普林斯顿和斯坦福，同时伴有精确的数字、比率和分析，大家面面相觑，心悦诚服。我本人也是脸上有光。很久以后，我们的书记还在引述马丁教授的权威观点，真是有学问哪。这些东西，最后当然都作用于他的文章，犹如盐化进了水。

马丁的另一个资源，是曾经的乡村生活。他是有根的人，有来历的人，非同小可，这不光是已离我们远去的自然，清新的空气、田野、河流、鸟鸣、小昆虫和牲畜、夜色还有种种民俗，这

是一整套的自足体系（背靠大树好乘凉啊，但法国神父史华泽“圣人”有关自然律与道德律冲突的思想，咱们似乎都还未有顾及）。相对于学院里繁琐和枯燥的小家子气，民间的智慧何其鲜活有力。碎片中间提到的父亲有关“死人棺材里的一只手”、“小猫的膝盖”、“刀笑”的精彩说法真叫诗人羞愧，我是后来才意识到的，这实际上不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、我们的历史传统吗？作为工厂子弟，我自己的这一块是贫瘠的和欠缺的。没有背靠一个强大的后盾和参照系，难免底气不足。我们的文明古国可不是白白说的（走投无路，总有一天我们得回头向土地索求营养和健康）。难得他记得那么多、那么清晰。这才是知识分子啊。而这却恰恰是所谓的知识分子（标志是除了概念术语不会说话）所逃避的、所陌生的、所恐惧的。

显而易见，马丁属于那种不好伺候也不好对付的“异见人士”（真诗人必如此，须如此。他是平均数以外的、难以被格式化的、而且总要冒出来的），他总能发现出不对劲的地方，总能挑剔出一大堆“毛病”，但他采用的是敌后武工队的游击战术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；有兴趣就打，没兴致就撤了；想怎么打，就怎么打。这就是法国人福柯说的“深思熟虑的不听话”，我们从中可以领略“如何不受管理的艺术”。但这还不够，如果我们把危机完全归于外界的荒诞，而自己则安然地金蝉脱壳，那未免虚妄（必须承认，从前我们多少都是这号傻瓜）。马丁是把自我也当作对象来清算和研究的（卡夫卡和加缪亦是如此），这里面固有暗区和盲点，也或有自贬与自嘲中的自怜和自恋（谁说不能允许老哥们心疼一下自个儿了，实际上那时候的他最为亲切），但舍此别无出路。我信任这种两条战线都不含糊的斗争，至于胜败与否，且等上天和时间裁判。

说得已经够多。请打开碎片集吧。真的，是的，这是真的，



在一个浮躁的、喧嚣的时代，我们仍然有可能静下心来，用自己的心灵和文字与之对抗，并由此获得救赎。

2010年6月2日北京椿树馆

## 碎片里行走的马丁（序二）

马海轶

马丁在他的博客上贴《365个碎片》的那段时间，每天早晨打开电脑，我发现自己竟然还有少许迫不及待：不知道他又要玩出什么新花样。玩新花样，这话听起来像是嘲讽，但在思想和文字的花样争先恐后城市化、娱乐化，差不多就要被媒体记者和时兴写手玩完的时候，马丁却留在外围，留在自留地上，津津有味玩着自己的老手艺和新游戏，而且还能让我这类人产生了那么一点期待，这个词就不是“嘲讽”而近于褒扬了。褒扬自己的亲兄弟或许也需要理由。是的，在各种强烈刺激之下感觉有点疲劳的时代，催生期待，尤其是怀疑论者的期待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。

马丁刚开始贴那些碎片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太注意。他肯定不是大师，我也没把他看成多么了不得的角色。从前一起生活，谋划对付爸妈、老哥和总是干不完的活计，相互抱怨多于相互奉承。兄弟之间，相互奉承，怎么看都像演戏。尤其是他这次弄出的不是《尤利西斯》，也不是《在路上》，按照北京人的口气，只是几个碎片儿。碎片儿，谁没有见过？面包的碎片，骨头的碎片，纸的碎片，云的碎片，尤其是人渣更是名符其实的碎片，人人都见过，人就生活在这些碎片中。相比之下，钻石、玛瑙、金银和玉的碎片应该特别一些，但一般人或许没有福气和运气。住过学校的人，大都见过公共水房附近暖水瓶内胆的碎片，它突然

爆炸，白花花的玻璃碎片散落一地。我从前在乡下劳动，看着远处有光芒在闪，于是擅自离开劳作的岗位，走到那发光的地方去，想意外拣到一块金子。没想到近了，一看，噢，只不过是—小块玻璃或者瓷碗的碎片，在阳光下突然活转过来，无声地发出呼喊。我禁不住失望，用脚踢起土块蒙住那碎片，等它不再发光，垂头丧气回到农具下。心里愤愤不平地想，不就是一块碎片吗？

马丁从小就倔，左邻右舍都知道的。这一次他又拿出小时候的那拗劲，不停地贴他的碎片。贴得有些人快要抓狂了，网上有人问他：“你的碎片什么时候才能贴完啊？”50，100，150，200，当他贴到200的时候，我不禁收敛一贯不严肃的表情，我想，他那么傲慢的一个人，每天上班，第一件事就是在网上贴碎片，显然是他自己先把碎片当回事了。作为他的亲兄弟和好伙计，我也得正经看看他这些碎片呀，以免有一天问起，我不能应付。于是我从头看起。虽然不知道这些碎片是玻璃的，还是瓷的，或者是其他质地的，但它们或多或少也还反射出光亮来。有时是感性的，有时是智性的；有时是内容的，有时是形式的……虽然乱纷纷的光亮有些晃眼，但这些碎片还是让我愉快，让我的心带着好奇旅行：一会儿到从前的乡村，一会儿又到如今的城市；一会儿涉足用世的权术，一会儿徜徉艺术的天地；一会儿到纷乱的世态人情，一会儿深入静静的人心；……到了后来，这些碎片围住了我，就如同兄弟来到了我的对面。我再也不想用脚踢起尘土，盖住那些碎片了。

马丁的《365个碎片》显然说的不是一件事，一个人，一个场景，一个心情，一部电影，一本书，一句话……总之不是单一的东西，他说到了许多事，许多人，许多场景，许多感慨，许多电影和书。他看见什么就说什么，想起什么就说什么，听见什么

就说什么，感受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他回忆了什么就说什么。他恰到好处地利用了网络的自由：言论的自由，发表的自由。他不是名人，不需要为自己说的某一句话承担法律或者道德责任；他不是专家，思维并未被局限在某一个领域，他的那些感觉和看法就像刺猬根根直竖向外的棘刺；他也不是被保护起来的大人物，他行动自由，终日行走在街头巷尾，看见、听见的东西林林总总。他似乎有点信口开河，似乎完全没有格式和边界，随便到了自以为是的地步。啊，《365个碎片》里什么都有，但什么都不是。我的女儿看见我写关于马丁碎片的话题，问我：“叔叔的《365个碎片》说什么呀？”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我确实无法把握，它是什么内容，什么体裁，什么风格，他把它们收集，塑造，打磨，排列，呈现给大家，究竟是想做什么？

他的第1个碎片说：“没有一年，只有365天；没有马丁，只有碎片。”没有笼统的整数，没有庞大的整体；有的是具体的个数，有的是细节。只有通过具体而微的碎片才能窥视到内部。记得小时候趟水过河的时候，马丁告诉我，千万不要把脚踩到有沙的地方，一定要把脚搁在水底坚硬的石面上。他把自己的经验用到了这里，他的第1个碎片就是一块坚硬的石头，足以使全部的碎片立足其上。他为自己写碎片找到了充分的理由。这个鸳鸯蝴蝶乱飞的花花世界，无论在地理空间还是文化意义上，本身就是所有碎片集合的象征。在这个象征之下，没有恒定和完整的生活，生活的面目是破碎的。一切都是破碎的，破碎的价值观念，破碎的知识和道德体系，破碎的社会，破碎的城市，破碎的山川，破碎的家庭，破碎的感情。报纸，书籍，电视，网络，到处充斥着“整合”，要是没有破裂，何必整合？

但首先还是人被撕裂之后心灵状态的破碎。我们哥俩的童年和少年，还在旧式家庭和专制社会里接受远大理想的熏陶，好不

容易建立起来的理想主义，在国门大开、西风东渐的物质主义中哗啦啦裂成了碎片。我们经历得太快，来不及深呼吸，来不及站稳马步，短短的20年，就从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跌入为一己的生存蝇营狗苟。就像过热的器皿中注入了冰水，过于悬殊的温差，必然会使容器裂成碎片，心灵是更为敏感之物，它当然无法承受水银柱般直起直落的变化。马丁从不忌讳，而且勇于承认他的内心早就是碎片状态。早在中学做教师的时候，有学生背后议论他偏爱漂亮的女生和学习优秀的学生，于是他在班会上公开承认事实正是如此，理由是：“漂亮的女孩是造物给人间的馈赠，学习优秀的学生是教师的希望。喜欢前者是对造物主的尊敬，喜欢后者是对自己的尊重。”他就是这样直言不讳，说出自己体会最真切的东西。“谁若夸耀说仿佛他的心是完整的，那他简直是在招认他的心又平庸又冷酷”，正如海涅所说，或许马丁的心灵中也“贯穿着一条世界大裂缝”。他深深地鄙薄没来由的欢天喜地。自然而然，他以为用碎片表示这世界和心灵的破碎必然也是文学的现实主义。从小学到大学，他写得最好的文字还是现实主义的，我们这家人其实一点都不浪漫。

等到贴到第365个碎片的时候，他反过来又说：“没有365天，只有一年；没有碎片，只有马丁。”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哦，他的意思是这些不同的碎片，都是猴子的毫毛变的，万变不离其宗，细节和碎片被还原为整体。碎片，无论多么细碎，多么繁多，最终还是由一个马丁破裂而成的。这是马丁的碎片，关于他的生活、思虑、回忆和幻想的碎片。这碎片或许对别人没有意义，别人可以视而不见，也可以用脚踢起尘土，掩埋它的光芒，但对于马丁来说，不是没有意义。他要以此证明他存在过，生活过，思考过。大学有段时间，他热衷存在主义的那套东西，他认定荒谬可能是唯一不变的事实。在这种清醒和悲观影响下，他虽

然哧哧吭吭写了多年，应该说写得还不错；但他既不投稿，也不投靠，他不喧哗，不自我推销，他静静坐在自己的角落里，没人采访他，没人给他做专版，也没人邀请他作报告。他朋友中的不少人已成为诗歌界的出名人物，但他默默无闻。对此他不仅不介意，而且心安理得：“有时候，我会远眺，但这只是习惯而不是等待”。当然话说回来，世界也不介意，他和世界各得其所，和平相处。他从来没标榜过自己是遗世独立的方外高人，已经超越了七情六欲。他在碎片里承认自己有无聊，有好奇，有贪玩之心，他愿意像西西弗斯一样在山坡上推石头，以此打发无聊的时光。只有这样，每天经历的荒谬中，一些好玩的、有趣的片段才霍然跳出来，只有把这些值得回味、值得记住、值得说出来的片段留下，才能证明他经历过了。他允许自己一事无成，但不能允许自己无所事事。如果他无所事事，就证明他被生活制服，他与他蔑视过的那些人毫无二致，如果他想了，写了，就证明生活无法征服他。他一直在抗争，一直希望俯视和把握。于是他这样做了。按照当时这些东西在他心中产生的情形，或长或短，或严肃，或嬉笑，或抒情，或议论，或刻薄，或宽容。我在这纷繁的碎片里，看到了同一个马丁不同的侧面：坚定的，庄重的，滑稽的，同情的，愤怒的，幽默的，锐利的，想象的，调皮的，刻薄的，感性的，甚至带着偏见和乖张的……通过《365个碎片》，他有意无意地刻画了行走着抗争的自我形象。

我们乡下，有许多信口开河的人。马丁每年回老家，都要与这些人劈面相逢，围坐长谈。但马丁毕竟读了几十年杂七杂八的书，他对历史、哲学、政治、教育、电影、美术和文学略知一二；他在小学念书的时候，写出的作文就已经因为出格被老师注意了，他读了多少年，他就写了多少年。因此，马丁的信口开河与乡亲们的略有不同。看起来过于随便的《365个碎片》里实际

上埋伏了诸多的常识、观念、经验、想法、感慨和方法。正是这些因素在那些闲言碎语里闪闪发光，把它们与一般的闲言碎语区分开来。最重要的区别是，乡亲们都是把一切艰难托付宿命、从不接受挑战的乐观主义者，而马丁是怀着深深乡愁、独自前行的悲观主义者。他相信神明存在，但不相信神明就在我们近旁，他深深地感到作为人的庸常和孤单。

他快要贴完的时候，我已经完全习惯《365个碎片》了，我有点喜欢它。作为兄弟，我和马丁在同一个屋顶下生活，我们不仅有共同的生活，还有共同的回忆。真正18年时光，相绊相携。此后各奔东西，起初还能一年见上数面，如今却是数年见上一面。但即使如此，他说的大部分话不需要解释或者提醒，我就能听懂，包括那些反话、双关和隐语。《365个碎片》使我有机会了解如今他是怎样生活的，他遇到了什么，他是怎样面对的。我在这些碎片里遇到了过去的他，熟悉的他，情绪性的他，悲愤的他，不肯轻易就范的他，抒情的他；我在这些碎片里也遇到了不熟悉的他，调侃的他，冷漠的他，犀利的他，不阴不阳说着反话的他，无可奈何的他。这些相互矛盾的侧面，拼出了生活里真实的人。不过，归根结底，他还是没有改变小时候的秉性，坚持要做自己想做的事，那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要说那些带着刺儿的话。他说：“林子大了，相同的鸟儿也很多”；他又说：“英雄生活在英雄的时代，今天只有蛤蟆，没有英雄”；他还说：“我不需要导师，也不需要知己，我相信没有人能成为知己，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”；他说了许多这样无情无义却接近天真的话，但他始终没有给这些话附加条件，因为他赞成爱默森的定义：“诗人就是说话的人……诗人不是被赋予了权力的人。”他给某个人说：“我比你想的还要淡薄名利。”现在看起来似乎不是自我标榜。他只是想证明，他的智慧和力量能够自我主宰，不需要谎言也能生

活。他只是想证明，不需要任何前提，人人都能做《皇帝的新装》里那个可爱的孩子。只有可爱了，才有可能好玩。公平地说，《365个碎片》和碎片丛中行走的马丁确实有点好玩。

2010年6月1日西宁海晏山



## 没有碎片，只有马丁（序三）

马梦麟

我不曾见过马丁，但我读过马丁的文字，以前读过，现在在读，将来，将来是一个不确定的词，我不做允诺，只做期待。

以上是我读了《365个碎片》后不自主的仿写。我知道如果我最近要尝试写些什么，记录下来的肯定是这样“马丁”式的文字。我想象，若我告诉马丁先生，他的文字使我这样一贯固执和自负的人开始学习另一种书写方式，他会自谦而高傲地说：我不是一个好教师，我不喜欢教师。这是他《365个碎片》里的话。读过《365个碎片》后，我仿佛看到马丁隐在文字的后面，看着他的读者。有些时候，那些碎片就是游戏，就是在和读者游戏，有意用模棱两可的表达，甚至说着反话，看读者的反应。我喜欢《365个碎片》里的不是所谓的“明确的表示”，《365个碎片》里闪光的部分，是游戏着的部分，是不能确知的部分，是和读者玩着捉迷藏的部分。

一直以来，我不能理解卡尔维诺说的“我爱简·奥斯汀，因为我从未读过她”，我不能理解这样的情形：目盲的博尔赫斯和来访者一起背诵一首诗，边背边说“多美啊！”，还说“尽管我从来没有明白它的意思”。作为一个普通读者，受着时代的熏陶，多年来我被告知的是“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”：如果阅读一些文字你没有明白其中的意思你怎能说出它的好坏？而如果你没有阅读过一些文字，就能说出那些文字的